

碎石

山城重庆人，武侠/奇幻/科幻三栖作家，著有《周天》系列奇幻小说、《诸神战场》系列科幻小说等作品。

早年发表长篇处女作《你死，我活》在海峡两岸华语网络引发轰动，被誉为网络武侠开山作之一，随后又以《逝鸿传说》斩获“今古传奇武侠文学奖”“黄易武侠小说学奖”。2011年，跨界发表《高维度渗透》，获第3届“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”中篇银奖。2014年起，先后为《剑侠情缘》网游撰写官方小说以及电视剧剧本。

平素寄情于游戏、影视，在小说写作之余，与国内外知名公司多有合作，为诸多IP项目设计世界观。

扫码关注



从中国看世界 把时间变成历史





图书策划：海星创造

出版统筹：陈瑞 师傅

责任编辑：杨心怡

特约编辑：王丽娜 明先林

特约画家：郑雷辰 子涅 花&树

装帧设计：◎青空·阿鬼 QQ 476454071

版式设计：杨秀春

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 网上订购：zxcbs.tmall.com

官方微博：weibo.com/citicpub 官方微信：中信出版集团

官方网站：www.press.citic

楔子

“水清——长——顺——”

一名身着巫祝服饰，长须冷面的老者大声吟唱着。他站在船尾，手持团扇，对着几丈之外粗大的桅杆挥舞。

他神情肃然，双眼紧闭，但山羊胡子却微微翘起，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仿佛正顺水而下的船是凭他一人之力推动的一般。

这是一艘往来于隆州与合州的客船，虽然只有两层，船体却比寻常客船长了差不多一倍。到达合州之后，它甚至没法进入合州城府河道，只能在城外由小舟周转。

正是卯时，东边天空挂着一缕暗暗发亮的云霞，西面却仍暗沉一片，头顶天穹呈现出将明未明的诡异颜色。看得久了，有一种坠入深渊的眩晕感。

正是雨期，西汉水宽逾三四里，站在船头四下张望，周遭一片晦暗，只有几点零星的渔火，也不知是哪处的穷苦渔家这么早出来讨生活。

说是巫祝，其实做的不过是民间法事。据说前隋韩擒虎夜渡长江时，亲自祷祝，连绵数日的大雾霎时烟消云散，让隋国大军顺利

长安望



抵达采石，遂灭陈国。此后讲究的船家都愿意请巫祝随船来做法事。

巫祝颂唱完了，接过船家递来的酒壶，灌了老大一口酒。已经是暮春了，清晨的江面上却仍然寒气刺骨。

“什么时辰了？”巫祝问。他眼睛翻白，是个瞎子。

船家一屁股坐在桅杆边上，皱着眉道：“天还没亮透呢。”

“听说这几日长安城内到处锁拿，”巫祝问道，“又要乱了吗？”

“不是乱，”船家一面熟练地解着绳索，一面压低声音，“说是要动某位显赫之人呢。”

“朝廷大臣？”

“嗯，”船家点点头，“高门望族。听说还跟皇族有关系呢。”

“这有什么可隐晦的？便是长孙太尉了。”

“嘘！”船家赶紧出声阻止。

“说是早就有谏语出来了呢……”巫祝说，“后宫之中，有人要干政了……”

“喀喀……这话可别乱说。”

“咱们小老百姓，天不收地不养的，怕啥！姓武的出身贩马贱商，不过是攀了高祖的龙须爬上去，算什么高门子弟？长孙太尉可是先太宗皇帝手下的第一功臣，凌烟阁排首位的！一朝贬斥，竟是一丝回转之力都没有。”

“那还是当今天子的亲舅呢。”船家也跟着叹息。

“所谓天家无亲，便是这个意思了。”巫祝感叹着，“只怕又要死很多人了……”

“天家的事，谁管得了……”

嗖！

一支短箭射入船家左眼，力道带着他往后倾倒，脑袋撞在桅杆

上。他身体顺着桅杆慢慢滑落，无声无息地死去。

巫祝身体猛地一震，却没有说话。他翻着白眼，仰着头，尽力镇定地往嘴里倒酒。

一柄刀离他的咽喉不到半尺，顿了片刻，又收了回去。

“张嘴。”一个冰冷的声音说。

巫祝颤抖着张开嘴。一把铜钱被粗暴地塞到他嘴里，他发出含混的呜呜的声音，拼命睁大眼睛，好让对方看到自己浑浊昏暗的眼球。

然而他并不知道，在船家倒下的同时，几支箭射破了挂在桅杆上的灯笼，他整个人已经陷入黑暗之中……

身边窸窸窣窣地响着，十几名黑衣人从船舷外爬上来，越过瘫软在地的巫祝，飞快地钻入船舱。

先前那人一步步后退，低声说：“用这钱上道儿买口饭吃。”

巫祝听了这话，刚要开口，哧的一声轻响，咽喉被一柄薄刃切开。他双手拼命捂住伤口，但热血还是从指缝间喷射而出。

直到倒下，他终究没能喊出一个字。

“啊！”

“哇啊！”

叮……当当……

睡在底舱的王大娘第一个惊醒，有些茫然地抬头张望。楼板上
方传来模糊的惨叫声和金属相击之声，间或咚咚地响，像重物坠落，
又或是身躯摔倒在地。

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急促，王大娘的心不由自主地跟着狂跳起来，但她张口结舌，一个字都喊不出来。



底舱内其余几十个人陆陆续续都醒过来。底舱狭小，柱头上点着几盏小灯，几乎照亮不了什么。众人只看得见周遭影影绰绰的面孔，听着头顶上混乱的声音，又惊惧，又茫然。

突然，舱门砰的一声被撞开，一个人咕噜噜地顺着陡峭的楼梯滚落下来，撞在柱子上才停下。灯光晦暗，那人的面目看不清楚，只是躺着不动。

那人就摔在王大娘身旁。王大娘壮起胆子，伸手摸到那人身上，只觉手上湿漉漉的。

她把手伸到面前看了看。

旁边一个人看清了她的手，蓦地尖叫起来：“血！血！”

底舱里瞬间炸了窝，所有人都发出尖叫，拼命往后挤，想要逃离楼梯。众人辨不清方向，只是没头没脑地你推我搡，几盏小灯疯狂摇动着，好几名妇女当场晕死过去。

这个时候，搏斗早已变成了屠杀，再也听不到怒吼声或是兵刃搏击之声，取而代之的是杂乱无章的咚咚咚的脚步声，以及偶尔的惨叫声、鲜血喷溅之声和尸体倒地之声。

王大娘瘫软在楼梯下，也不说话，也不躲藏。杀手没有任何呼喊、询问，只是一味地挥刀。显然对方不是抢钱劫色，唯一的目的就是杀光全船人。她僵直地回头瞧了一眼，只见所有人此刻都挤在船舱尾部，瑟瑟发抖。

忽然她眼角瞥见一个女孩，没有跟众人挤在一起。

她看上去十五岁左右，身形瘦小，还远没有长开，顶着高高的飞云髻，显得头重脚轻。

头顶上脚步声咚咚乱响，不停有人惨叫着倒下。她脸上不仅一点惧意都看不到，嘴角甚至微微上翘，那剑一般的眉毛向上飞起，

眼睛幽幽发光，仿佛遇见了一件开心至极的事。

她慢吞吞地解开外面的纱衣罩衫，将宽大的袖子翻到肩头，用牙齿咬着带子，双手麻利地将袖子扎紧，露出两只白生生的纤细胳膊。

她脱下木屐，试着走了几步，似乎觉得袜子也碍事，便俯身脱下袜子。便在这时，砰的一声响，一个人从楼梯上跳了下来！

舱内几乎所有人同时发出惊恐的狂叫声！

伴随着狂叫声的，是一阵阵砰砰砰的击打声。一开始狂叫声压过了击打声，但是须臾之后，狂叫声就戛然而止，只剩下砰砰砰的声响，仿佛每一拳都打破皮肤，打穿血肉，一直打裂骨骼，打到内脏里去。

末了，那女孩从已经打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上站起来，向一千目瞪口呆的人脸上看去。她伸出舌头，舔了舔血淋淋的手背，转头对王大娘说：“别跑。”

“啊？啊？”王大娘胯下一热，尿了一裳。

“还有十一人。想活命就待在这里，别出声，别动。”女孩啾的一声把血吐出来，从尸体身上搜出一把匕首。匕首在她手指间转了两圈，她才说道：“等……一刻吧。”

“啊？等、等……等啥啊？”王大娘已经完全傻了，脸上又哭又笑的，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。

“一刻之内，杀这十一人够了。”女孩说着，撩起笨重的长裙，用腰带乱七八糟地绑在腰间，露出两条跟手臂差不多细的长腿。

她刚要迈步，王大娘忽然颤巍巍地问：“你……你究竟是谁？”

女孩闻言叹了口气，回头对王大娘说道：“你不会想要知道我是谁，因为知道我名字的，只有死人。”



女孩赤着脚，一步步走上楼梯。她没有看到，拥挤在一起的人群中，有双明亮的眼睛始终一眨不眨地盯着她。

女孩上了船舱上层，顺手关了舱门。她才走两步，觉得脚下又黏又热，低头看脚丫上……整个地板上全是血。

“哧……哈哈。”她咧嘴笑了。她的一颗心怦然乱跳起来，却不是慌乱，不是恐惧，而是——兴奋！

多么熟悉的感觉！

女孩反手一刀，匕首直插入偷袭之人的咽喉，劲力过大，刺穿了颈骨，从另一侧透出尖来。

偷袭之人的大刀已经砍到她头顶，但就差这么一瞬，便彻底没了劲道。大刀从女孩面前掠过，刀锋切断了她额前几缕头发，啾的一声插入甲板之中。

女孩手腕翻动，一拖一带，抽出匕首。

那人脖子被割断了一半，脑袋可怕地朝右侧歪斜，因为刚刚用力过猛，全身气血正汹涌翻腾，无处可泄，便从断裂处疯狂往外喷射，顿时将旁边整面木墙都染红了。

事实上，女孩步出舱门时，四个人刚从门前跑过。但他们只瞥了一眼瘦小的女孩，就把她留给了最后一人——鬼头王五，大刀之下无完人。

所以，当鬼头王五半吊着脑袋滚落在地时，三人俱是大惊，一起回身。当先一人长剑一挑，直向女孩刺去。这是摆明了欺她只有短小的匕首，无法正面与他的剑花对抗。

女孩赤脚往前，脚趾夹住插在地上的环首刀刀背，一手握着刀柄，咧嘴而笑。眼见剑花已刺到离她咽喉不到两寸，女孩身体往后

猛倒，脚尖顺势一踢，啪啦啦一阵急响，环首刀劈开甲板，挟着无数木屑碎片腾起，刀尖直向那人小腹要害劈去。

那人惊出一身冷汗，回剑格挡，叮的一下，堪堪将环首刀挡住。这么一刹那，那人眼前骤然一黑。女孩纵身而起，如一缕烟、一道影，鬼魅般地越过了他的头顶。

嘶——那人喉头一道血线，鲜血激射而出，将另一侧的木墙也染成了血红色。

“下面！”那人左侧身材矮小的人招呼一声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突然双肩一沉，双手同时挥舞，嗖嗖嗖，十几枚飞镖闪电般射出。

女孩身在空中，双脚同时往天花板上一扬——那人料到她无处可躲，必定要踢中梁柱，借力朝下方扑来，避开自己射出的飞镖，因此飞镖射的方向恰恰比她身体略低一点，要在半道拦截。

谁知女孩不仅没踢横梁，反而十个脚趾同时在梁上抓了一下。

就借着这么一丁点力，她直挺挺地往前又飞了一丈才滚落下来——已是落到了矮小之人的面前！

那矮小之人没有丝毫犹豫，右手一伸，袭她胸前膻中要害，同时左脚踢她下盘。

这一招同时两处进攻，虚虚实实，可以随时转换。他料到女孩可能避开暗器，但他仍然低估了女孩的灵巧。她的身体仿佛没有一丝重量，不知怎么地一跳，两只纤细的脚就站在了那人踢起来的左脚上。

嗤——他的右手穿透了女孩的衣服，却从她身旁滑过，劲力全失！

那人放声狂叫：“老三！”

啪啦啦——



老三的铁锤终于杀到，扫过那人头顶，将右侧的木墙打得稀烂。

女孩往后连着翻滚两次，才躲过劲道逼人的铁锤和走廊里四面激射的断木铁钉。

她的双腿双脚沾满鲜血，白的地方愈白，红的地方愈红，飞云髻散乱了，懒懒地一直垂到腰间。她眯起猫儿一样的眸子，咧开樱桃红唇，朝使铁锤的老三甜甜一笑。

“老四，退回来！”老三粗着嗓子吼。

矮小之人往后退了两步，回转头来，但见他嘴巴不知何时被女孩的匕首划破，伤口一直拉到耳后，整个牙床被切断，连其后的颅骨都被剖开，一些白白红红的黏液往外翻涌。他只看了老三一眼，就仰天翻倒，再无动静。

几个起落间，四人中就只剩下老三还站着。老三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眼见那女孩舔着手腕上的血慢慢走近，他只听见咯咯咯的声音，却不知道那是自己牙齿打架的声音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老三绝望地质问。

女孩咧嘴一笑：“你不会想知道……”

突然走道拐角冲出一群人，当先一人手持弩弓，嘣的一箭朝女孩射来。这一箭却深深插入老三后背。在老三的哀号声中，女孩顶着半死之人向前猛冲，一瞬间杀入人群。

楼上的杀戮声比刚才更加激烈，许多人怒吼着，狂叫着。刀刃叮叮当当地乱砍，拖沓沉重的步伐踩得楼板咚咚乱响。不时有人嘶声惨叫，痛苦不堪地倒下，然后是惊呼声、尖叫声……

王大娘手脚酸软，依旧瘫软在楼梯旁，面如死灰。此时，不知是谁推开瑟瑟发抖的众人，走到楼梯口，抬头仰望。

王大娘微微抬起头，那人裹着一袭粗麻衣服，连头脸都遮蔽着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楼梯上方灯火摇晃，他眼里仿佛有两团火，也跟着晃动不停。

王大娘悲哀地喘出一口气：“完了……我们死定了……”

那人摇了摇头：“不见得。”

他说着揭下头上蒙着的麻布，露出一头又短又卷的褐色头发。

王大娘原是长安人，见了倒也并不惊讶——这必是西域来的商客，眼窝深陷、鼻梁高挺。他蓄着两片小胡子，看不出多大年纪，只是一口汉话非常标准，显然在大唐已待了不少时日。

王大娘叹道：“我……我也见过许多打家劫舍之人，但哪有这般一语不发、只顾杀人的？那必是船里……”

西域人好奇地问：“船里怎么了？”

王大娘环视躲在角落里的人，低声说：“船里……藏有谁的仇家，下手之人无法分辨，只好不留一个活口……我的命好苦啊！”

西域人点了点头，然后抬头又听了片刻，说：“但也许死不了。”

王大娘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听呀，”西域人淡淡一笑，“上面的打斗声一直没停。但上去的，可只有那个女孩一人。”

王大娘呆呆地坐着，一时没回过神。西域人似乎晕船，一直扶着舱壁，不时晃一晃脑袋。他的目光追随着楼板上砰砰砰的声音，继续说：“不是她死，就是别人死。可她一直没死……那便是对方一直在死。”

突然，又有个血肉模糊的人从楼梯口摔了下来，一柄钢刀跟着打着旋儿落下，插在一根柱子上。周围的人再次尖叫起来。

那血肉模糊的人滚到楼梯下，还瞪着眼睛，喉咙里咕噜噜地响，



血沫和呼出的气一起往外涌。

王大娘当即晕死过去。西域人却忍着头晕，上前一脚踩在血肉模糊的人胸口，凑近了观看。

“真是很细的刀口。”西域人用手指捅开伤口，啧啧称奇，“切在咽喉正中，这一刀算得很准啊！”

血肉模糊之人挣扎着，但他双肩琵琶骨被挑断，根本动不了分毫。西域人眼中露出又惊奇又兴奋的光，慢慢地将两根手指戳进他咽喉的伤口里，使劲搅动。血肉模糊之人猛地一抖，终于死去。

楼上的打斗声都消失了。西域人用一条丝巾擦干净手，随手扔了。他扶着舱壁定了定神，一步步走上楼梯。

上层舱室到处堆满了尸体，有三具则是撞穿了木墙，生硬地卡在里面。地板已经完全被血染红，变得极其滑腻。西域人本就有些晕船，此刻腹内更是翻江倒海。

他强忍着不吐出来，两手扶着木墙，一步一步小心地挪动。蓦地身后有个什么地方响动了一下，西域人一回头，不料脚下一滑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西域人撑了几下，但地板太滑腻了，始终撑不起来。眼角忽然一亮，一只沾满血污但露出来的部分仍然白得发亮的赤脚出现在他身旁。

西域人抬起头，只见女孩反手握着一把匕首，两只乌溜溜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。她浑身几乎被鲜血浸透，但显然没有一滴血是她自己的。

她舔舔嘴角，匕首在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神色平淡，隐隐有一丝不耐烦，像猎人盯着半死的猎物，正想着最后一刀怎么处理一般。

西域人在一片血污之中坐直了身体，才朝她点头致意：“在……
呃……在下李云当。”

女孩冷笑一声：“伪姓贱奴。”

彼时长安城中，多有西域使臣、商贩，还有大食人、新罗、倭人等。这些人中多有仰慕天朝上国而留下定居的，便给自己取了汉姓正名，其中又以国姓李字居多。

这些当然不是天子赐姓，他们取归取，长安贵胄们却并不认可，反而嘲笑其为伪姓贱奴。李云当再怎么梳髻戴冠，也一眼就能看出不是中土人士。

听了这句话，李云当的呕吐感顿时压了下去。他收起笑容，正色道：“在下可不是伪姓，此乃当今……”

女孩手中匕首一顿，李云当顾不上矜持，挪动着就往后退。女孩环顾四周，踢了一脚身旁的一具尸体。

“他们是要来杀你吧？”

李云当一怔，随即坐直了身体。“当然。除了在下，船上岂还有可杀之人？”

“来杀你的人手法不怎么高明，可见你的身价不高。”

李云当刚要回答，突然间，船身猛地一震，船板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咯咯声，朝一侧倾斜。

李云当大叫一声：“搁浅了！”转身抱住一根柱子。船身向前冲去，一边颠簸一边倾侧。李云当腹内顿时又一阵抽搐，眼睁睁看着满地的尸骸哗啦啦地朝一侧滑去，瞬间在角落堆积成一座小山。

船身剧烈摇晃了一阵，慢慢平息下来。看来船是搁浅在岸边，暂时没有倾覆的危险了。

李云当勉强稳住了身体，转头去看女孩，却见她泰然自若地站



在尸堆上，正从一扇窗户探头出去张望。

“你……你不好奇，为什么他们要杀我？”

“我对死人没兴趣。”

“我还没死！”李云当赶紧声明。但女孩仍然没回头看他。

李云当见那女孩身体一动，似乎就要纵身而出。不知为何，他竟瞬间急出了一脑门的汗。

“喂！”李云当突然大喊一声，“我该怎么找你？”

女孩半边身子已经探出窗外，听见他没头没脑的这句话，愣了一下，回头看了眼李云当。

李云当身体紧紧贴着舱壁，双手死死抱着柱子，不让自己一头扎进死人堆。虽然形势窘迫，他见女孩回头看自己，却还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好显得自己十分从容。

女孩摇了摇头。她转身刚要跳，却迟疑了片刻，然后回过头。身体已经悬空、马上就要掉下去的李云当捕捉到她的眼神，又拼命挤出一个笑容。

女孩轻声道：“我，叫作长孙绮。”

“啊？啊呀……”

李云当一声惨叫，终于抱不住滑不溜的柱子，跌落下去，一头扎进尸体堆，摔得他满头满脸都是血。他吓得手足并用地爬到一边。稍微稳住了心神，再抬头看时，女孩的身影早已消失无踪了。

第一章

长孙绮的记忆里，合州的春雨如蚕丝一样，细细的，软软绵绵，从压得低低的云雾里飘落下来，被风一吹，便斜斜地垂挂在屋檐下、油纸伞边。

然而此刻，雨却打得油纸伞噼里啪啦地响。

三水为合。合州因西汉水、涪江水、巴水三水合流而得名，自古便是蜀中乃至关中通往渝州的必经之路，巴蜀繁华之所。

长孙绮走过的这片街巷，却并非三水合围的合州本城，而是远离江河、建在山岗之上的子城。因为子城里除了官衙文庙外，大多数都是勋贵、门阀之家，是以又被合州人称为“衙城”。

衙城长不过三里，宽不到二里，与山岗下那宏伟的合州本城相比，实在太小。但这里汇集的乃是合州全境最富贵的权势之家，修得亦是格外奢靡。单是将整个子城的地面用青石铺完，就费时三年，花了近四十万钱。

雨下得虽大，青石路面上却绝无泥泞，多余的水也顺着两侧的水沟悉数排走。长孙绮赤脚踩在青石上，冷冷的，偶尔滑溜溜的。

水沟边长满青草，水哗啦啦地流过，青草就跟着曼舞。她觉得十分有趣，便低着头一路边走边看。



当年离开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雨，也是这样的青草。十年过去了，她已经换了容颜、变了心境，青草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化。

上了好长一段坡，都快要接近山岗顶端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油纸伞顶不再噼啪作响。长孙绮放下伞，果然雨停了。

忽然有人厉声道：“且住！”

长孙绮站住了。四个人挡在了面前，站位呈弧形，把她围了起来。

长孙绮抬起头，眼前是一座大户人家的别院。从大门的形制和门后的照壁大小来看，府邸的主人至少是中书侍郎、正四品以上职位。但大门上方原本挂匾额的地方，此刻空空荡荡。两根铜钩还没拆，显然匾额是被人匆匆取下来的。

不仅如此，大门两侧的灯笼也没有挂，院墙下的杂草也没除，似乎巴不得再长高点，连门都掩住。只有门旁的白玉石柱上刻满的山茶花图案，显示着宅邸主人的身份。

那四人装束普通，也不见悬挂腰牌，手中没有兵刃，腰间却鼓出一块。四个人的右手垂下，左手微微向后勾着，随时准备抽出背后的刀。

长孙绮冷笑：“原来真躲在这里。连牌子都不敢挂，干脆连姓名也改了得了。”

那四人顿时又惊又怒。当先一人反手抽刀，但就在抽出刀的一瞬间，他看清了长孙绮的模样。

那人心中念头一闪，抽刀的手顿时一滞，长孙绮的脚已经踢到面前。那人不动声色地微松手掌。长孙绮毫不费力便将他的刀踢飞，铮的一声插在大门上，不停摇晃。

那人故意向一侧踉跄两步，跟着才大喝一声，往前猛冲，长孙

绮却已不见身影。只听身旁传来“啪啪啪”三声，三名同伴的刀都未抽出，脸上便各吃了一脚，被踹得四散飞开。

长孙绮纵身跃起，越过照壁，翻进了前院。

那人顾不上抽出门上的长刀，狂奔进了院子。长孙绮好像一道影子，飘飘悠悠经过堂屋，穿过回廊，径直往内院而去。

那人大叫：“有刺客！有刺客！保护家主！”

整个院子里立即响起急切的锣鼓声，几十条汉子从院子的各个角落拥了出来。这些人都身着黑衣、举着兵刃，但都噤声不语，只是拼命追赶。

那人追到内院，见女孩并没有闯入内堂，却蹲在院中那口巨大的石缸上，先松了一口气，随即喊道：“围住她！快！”

几十人一下将长孙绮团团围住，各种刀剑明晃晃地指着她。长孙绮视若无睹，蹲在石缸上看鱼。

那石缸高丈许，养着家主最喜爱的赤鲟公。那人见长孙绮竟然伸手进去，怕是下一刻就要抓一条出来玩，急得忙夺过身旁一人的刀，就朝她砍去。

忽听有人大喊：“住手！”

长刀当的一声砍在石缸上，砍得火星四溅，离长孙绮的脚趾不到两寸远。长孙绮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只紧紧盯着水面。

一名干瘦的老者匆匆跑出来，黑衣人立即后退一步，躬身行礼：“方管家，您来了就好！这女子……”

方管家举起一只手，阻止那人说话。他颤巍巍地走近石缸，小心打量着长孙绮。看着看着，他脸上露出又似哭又似笑的神情，但是用力捂住嘴，不敢喊出来。

扑哧一声，长孙绮一把抓出一条赤鲟公，顺手扔给方管家。方